

莫桑比克的民族主義運動

金 神 保



葡屬莫桑比克（Moçambique）位於南緯十度至二十七度，東經三十度至四十度間，面積有二十九萬八千餘平方英里，是葡萄牙的五個「海外省」中的第二大省，僅次於安哥拉，但大於本土八倍半，在行政區劃上分為九個專區。經濟上，全省絕大部分人民為從事農業，但農產品輸出在整個經濟上較不重要，礦產亦較少，其特色是自移民勞工、觀光事業及轉口貿易所賺取的外匯佔重要地位，因它毗鄰南非聯邦、羅德西亞、尚比亞與馬拉威這一片有高度生產力的內陸地區，它即利用這一地理位置的優勢而從轉口貿易、移民勞工與觀光事業獲得了開發與建設的財源，也因這種特殊的地理與經濟因素，莫桑比克的政治變化與南部非洲各地的政治動向，相互間更為息息相關。

據一九六〇年最後一次戶口普查統計，莫桑比克人口為六百五十七萬八千餘人，其中歐洲人約十萬人，混血種人三萬餘人，亞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華僑等）近兩萬人，目前人口近七百五十萬，而在殖民政府積極鼓勵下，外來移民應增加有六萬人。在這個多種族的社會裏，種族關係與在安哥拉的情形不完全相同，第一、亞洲人在當地都會中的工商界佔有相當地位，各類商會的會員中有三分之一是華僑，印度人（大部分為果阿人 Goan）及巴基斯坦人。除極少的例外，如 Nampula 的非洲人市長 Pedro Baessa ，黑人沒有能置身在莫桑比克社會的上層，混血種人士亦非常少。第二，在許多地區，葡人移民並未和非洲人混合而像在大部分安哥拉地區一樣形成多種族的混合社會，尤其是在北部馬康德（Makonde）族地區與西北部近馬拉威地區，葡人與非人有相當程度的對立及敵視，而在貝拉（Beira）和羅倫索麥克斯（Lorenço Marques）等都會地區的非黑種居民因一般都仰慕

羅德西亞和南非聯邦的成就，更存有種族偏見，使葡國當局不得不常廣播呼籲羣衆摒棄種族界限。概括的說，在莫桑比克的歐人和亞洲人較具優越感，對黑人亦較輕視，反之，莫桑比克的非洲人也較安哥拉的非洲人更感到嚴重的自卑，而其自卑就反射出強烈的要求平等和公正待遇。同時，也產生一種對白人排斥的情緒。

部分混血種人與同化族非洲人於一九二〇年代開始有他們自己的組織，如• Associação Africana, Associação dos Naturais de Moçambique 等，這類組織對有政治興趣的本地人士提供了聚會與討論的場合，但本質上並非政治性結社，到一九六〇年代非洲獨立年代時，這些組織並未像在安哥拉或葡屬幾內亞等地的類似組織那樣的發展為政治組織。

最初的一個民族運動組織是由關貝（Adelino Gwambe）所領導的莫桑比克國民民主聯盟（União Democrática Nacional de Moçambique UDENAMO），成立於一九六〇年，組織成員為在羅尼聯邦境內工作的莫桑比克人士。第二個組織是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在坦干伊加首都達萊撒蘭所成立的莫桑比克非洲國民同盟（Mozambique African Nationalist Union MANU），組織的成員是在東非三邦（肯亞、烏干達、坦干伊加）工作的莫桑比克人，不僅組織名稱與東非三邦主要政黨 TANU, KANU 等相同，其主席姆摩勒（Matthew Mnole）及書記長馬林加（M. M. Malanga）亦為東非工會運動中的活躍分子。第三個黨是獨立莫桑比克非人聯盟（União Africana de Moçambique Independent, UNAMI），最初是由莫桑比克特德（Tete）地區在尼亞撒蘭工作的人所組成。一九六一年秋後，三黨總部均移至達萊撒蘭。

同年四月，葡屬殖民地民族運動黨派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Rabat）集會時，UDENAMO與MANU共推蘭貝為代表出席。在拉巴特大會會中及會後，非洲國家領袖一再敦促三黨合作，三黨乃於一九六二年初合併成立莫桑比克解放陣線（Frente de Libertacão de Moçambique, FRELIMO）。

莫桑比克解放陣線的第一任主席是摩德蘭（Eduardo Mondlane），摩德蘭曾在南非與里斯本求學，後赴美，一九五三年畢業於歐柏林學院後，再入西北大學得社會學博士，離校後曾在哈佛作研究及在聯合國托管理事會工作，一九六一年任教於紐約塞拉寇斯大學，屬穩健型人物，在國際上，尤其是在美國很具聲望，為民族運動理想領袖。

但解放陣線仍不能避免多數非洲民族運動團體所遭遇的困惱，即是內部分歧，一九六三年春，書記長馬本達（David Mabunda）和副書記長古曼尼（Panlo Gumane）被除名，五月乃赴開羅恢復成立莫桑比克國民民主同盟，隨後姆摩勒亦遭開除而重組莫桑比克非洲國民同盟，此外尚有許多派系與權力之爭，這些自解放陣線分歧出來的人士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在尚比亞首都盧沙卡組織莫桑比克革命委員會（Comite Revolucionário de Moçambique, COREMO），而共推關貝為首任主席，次年再改組，執委會平均年齡更年輕，而主席一職則由古曼尼繼任。但革命委員會未為非洲團結組織所正式承認，軍事行動亦相當有限，然給予解放陣線的困惱則不小。

內爭與分裂並未削弱解放陣線的武裝行動，反之，黨的力量更增強而為葡屬地區最大的一股民族運動勢力，主要原因是北部的馬康德族因不滿現狀而大批的渡過邊境移居在坦桑尼亞境內的同族人地區，此外，它尚得非洲團結組織、共產集團，及美國的支持。

但它亦有其不利的弱點，在成員與行動上，它主要靠北部的馬康德及恩陽佳（Nyanga）族，這兩族人都被分割在莫桑比克及坦桑尼亞二地境內，因之易於利用坦桑尼亞南部組織游擊隊及建立後方基地，然而，以此二族為主力則使其他部落發生離心力，尤其是境內最大部落的馬庫（Makua）族為馬康德族的世仇，因之使解放陣線難以號召及結合各部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政黨。

而它的內在弱點仍是內部的個人恩怨與權力之爭，一九六八年五月首先出現了流血爭鬥事件。一九六九年二月初摩德蘭被刺逝世，至於主使者為何

莫桑比克的民族主義運動

人雖今仍未澄清，但對解放陣線實一大打擊。在隨後的一段內部鬥爭中，副主席辛曼哥（Uriia Simango）被排擠，由實際掌握游擊區軍權的領袖馬契爾（Samora Machel）為主席，副主席亦為負責與外界公開連繫的是原外交部長山多斯（Marcelino Santos）。

民族運動的武裝攻擊開始於一九六四年八月，但葡萄牙已經歷一九六一年安哥拉及葡屬幾內亞的武裝起事，所以事前業已戒備，將北境邊界地區劃出一焦土帶，居民亦強制遷移至他處，並廣修公路及軍用機場，游擊戰事爆發後，葡人更進一步在北部邊區倣照越南戰略村方式將居民集中設防村落，而防守的為民兵，不必要正規軍。目前游擊隊活動及控制的主要地區為自坦桑尼亞邊境南部至尼亞薩湖東岸的一片狹長地帶，亦即尼亞薩及卡波德加度（Cabo Delgado）二行政專區境內的部分土地，第三個地區是西北的特德區，因此地為建設中的卡波拉巴沙（Cabora Bassa）水庫所在地，游擊隊欲盡力破壞水庫的建成，而葡人亦全力在防護。

一般而言，解放陣線的高級幹部都受過良好教育，且有政治經驗，而游擊隊領袖亦多接受國外的專業訓練，但中下層則缺乏良好的軍事與行政幹部，因此在軍事行動及組織邊區政府時難達成任務，但在地利及獲取外援方面，因鄰近坦桑尼亞而十分有利。然而葡萄牙政府的圍剿措施亦相當成功，除軍事行動外，葡政府的有效行政改進亦為有力政治攻勢，而利用部落間矛盾及僱用南部各族為軍士，都足阻止民族運動力量的向南滲透。

除了這兩種僵持難分勝負的內部因素外，外在因素，關係莫桑比克未來命運關鍵的，即對游擊及葡萄牙外援，將有決定性的影響。要打勝這場戰爭，兩者都需要外援，事實上，在此地，外來力量的介入，已遠較安哥拉為大，為顯。

目前允許莫桑比克游擊隊居留的鄰國為馬拉威、尚比亞及坦桑尼亞，馬拉威政策採取與南非及葡萄牙友好態度，雖容留莫桑比克民族運動分子，但限制其活動，尚比亞因對外交通主要仍靠莫桑比克境內港口及鐵路，事實也不得不屈服於葡萄牙壓力之下，限制游擊隊活動，然而這種情形不會維持太久，因一旦由中共修建的坦尚鐵路完成後，尚比亞便可不必屈服，而加強支援游擊隊活動，所以現在支援游擊隊最有力的是坦桑尼亞。

坦桑尼亞本身當然不能提供足夠與有效的支援，但可協助自他處獲取補

給，安排訓練，及提供接近戰鬥區的安全通道。更重要的是非洲團結組織的解放委員會總部設在達萊撒蘭，事實上，這委員會為坦桑尼亞所左右，坦桑尼亞的支持十分重要。

西方國家對民族運動的援助全為金錢與非戰爭物資的提供，大部分用在安置難民、協助辦理教育等事項。共產集團提供的大部分是武器。雖然中共對非洲的顛覆運動進行不遺餘力，但一般非洲民族運動對接受中共援助每感猶豫，因中共要求的條件是要接受者簽署一項反西方及反蘇俄的宣言，這些非洲團體却不願開罪其他支援國家，然而中共對莫桑比克解放陣線似乎特別優待，它將交付解放陣線的武器及物資，表面上交予非洲解放委員會，然約定必須轉交給解放陣線，如此，解放陣線即可不必簽署反西方反蘇俄的宣言，繼續可由雙方獲得援助，目前，獲取中共援助最多的即為莫桑比克解放陣線，葡軍所鹹獲的AK-47式槍和火箭，大部分都中共造的。今年三月三十日，葡總理卡厄丹諾對合衆國際社總裁湯瑪斯（M.Thomas）的談話就再三對中共滲透非洲的嚴重性表示憂慮。

但莫桑比克的前途與南部各國有嚴重的關係，因在地理形勢上莫桑比克與馬拉威、羅德西亞及南非聯邦有唇齒相依之勢，而最近開工的卡波拉巴沙水利工程，將更具有重大意義。

卡波拉巴沙為特德行政區內尚比西（Zambezi）河上游的一個峽谷，葡萄牙擬在此地建一水庫，一旦建成，可發電年達一百七十億千萬瓦，遠大於埃及阿斯萬水庫的一百億千萬瓦，灌溉區域可達五萬四千平方英里，有四個台灣省面積大，據謂葡國政府將來擬移百萬葡人來此定居。

興建水庫費用估計將需一億七千萬英鎊，而南非聯邦決定投資一億一千餘萬英鎊。南非之投資有經濟與政治性的雙重意義，經濟上由於南非工業的急速成長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更需大量的能源，水庫可提供便宜電力，在政治上言，可避免以直接撥款援助的方式對較窮的葡萄牙加以援助，並鞏固葡國在莫桑比克的統治，同時水庫的發展也直接有利於鄰近的羅德西亞與馬拉威，無疑的，南非也就間接的幫助了這兩個友邦。

同時，羅德西亞也勢必對莫桑比克的安定表示更深的關切，事實上，自一九六九年游擊隊在特德區開闢新戰場欲阻止水庫興建以來，羅德西亞的軍隊已

開始加強邊境的巡邏，其空軍常對游擊隊進行偵察和射擊。

莫桑比克的情勢由上述種種看來是將安哥拉更有可能出現一場越南式的紛爭，在目前共產集團，尤其是中共積極進行武力顛覆策略下，加上坦桑尼亞與尚比亞的日益受中共操縱而愈趨左傾激進路線，非洲大陸上的國際性戰爭遲早恐難避免。

野坂參三與毛共

發行人・吳俊才 著作者・張棟材

第一章 序論

第二章 野坂與俄共、毛共之淵源

第三章 野坂回到了戰後的日本

第四章 野坂接替了德田的領導地位

第五章 野坂對毛共的效忠與疏遠

第六章 結論

請向台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十四號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組或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三四三六號洽購。每冊特價新台幣叁拾元。